



我当过三年狗屎娃儿

□刘畅

童年时的家乡，提着箢篼捡狗屎的娃娃是村里常见的一幕，七八岁的我也曾是其中的一员。每当回想这段往事，那些艰苦而充实的画面，总清晰浮现眼前。

1

20世纪60年代，家乡人的日子过得清贫。那时我家人口众多，父亲在永川朱沱的一所村小教书，工资微薄，家里全靠妈妈、二哥、二嫂和五哥在生产队挣工分。我和大姐、七姐年龄太小帮不上忙，只能割牛草交给生产队评工分。为增添收入，母亲带着我去“拜师学艺”，跟村里的那帮捡狗屎的娃娃学技术。

我们生产队的狗屎娃头儿叫罗太春，家里排行老四，队长的儿子，比我大八九岁，是我家的远房亲戚。当着他的面，母亲让我喊他罗四表叔，求他今后多护着我。我也学着大人的样子双手作揖，便成了他的徒弟。

罗四表叔的队伍中还有罗三、狗三和徐四等人，个个都是捡狗屎的熟手。罗四表叔天生就有娃娃头的气派，平时出门总是头发左右平分，有时乱了，还要抹点猪油，看上去油光水滑的。在我们这群娃儿中，罗四表叔的“装备”算顶配：装狗屎的箢篼是他妈用细篾条编的，带着菱形花纹，像一件工艺品；掏屎工具是街上刘铁匠打的铁耙梳，与猪八戒的钉耙同款；耙梳把是刷了皮的小楠木，笔直闪亮有韧性，能掏屎也能当扁担用。当他挑着狗屎筐子晃晃悠悠走着时，别提有多拉风了，足以让我们这群小跟班肃然起敬。而其他人的“装备”就简陋多了，狗屎夹大多是慈竹做的，跟罗四表叔的铁耙梳比起来，简直天差地别。

2

每天下午，是我们的“工作时间”。一群半大孩子挎着筐子、握着狗屎竹夹，在庄稼地里自由放飞，特别引人注目。有时，路上遇鸡狗猪之类的牲畜，大家会一阵鸟



嘘呐喊，吓得鸡飞狗跳猪打旋；看见地里干活的大人，我们就甩着右手齐喊“一二三四”的操练口号，大人们笑着回应：“狗屎娃儿，狗屎娃儿，三天捡一泡！”

我们的团队不仅有“范”，还能打敢拼。有一次，遇到莫家三兄弟也来捡狗屎，他们是另一个生产队的，罗四表叔觉得他们“入侵”了我们的地盘，抢了我们的狗屎，非要讨个说法。于是，我们一群人跟着罗四表叔，与对方吵得面红耳赤。莫家三兄弟见我们人多势众，心虚了，提起狗屎兜就跑。罗四表叔见状，振臂一呼：“同志们，冲啊！”我们齐声呼应，把狗屎夹当成冲锋枪，作视死如归状猛扑过去。呐喊声在几条沟里回荡，莫家兄弟吓得屁滚尿流，丢下一筐狗屎逃了。

那时的我，在这帮小崽儿里算年纪最小的，腿脚没他们利索，眼睛也没罗四表叔“尖”。平常“工作”时，大家一般都隔着五六米距离搜索前进，可罗四表叔却能常常指着百米开外的地方说，“那里有一泡，归我了！”大伙跑过去一看，还果真有。我总是追着他们跑，累得气喘吁吁，到最后筐里也没多少收获，一个月下来才能捡二三十斤，比罗四表叔差得太远了。为此，五哥常鼓起一对牛眼睛骂我：“看嘛，你捡的狗屎还不够你自己下饭！”家里人也觉得我跟着团队“梭边边”，没有尽力，于是就让我自己单干。

说实话，单干对那个年纪的我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。年少的我在晒谷场听过不少鬼故事，心里怕得要命，单独路过坟包就毛骨悚然，还曾经被恶狗追得跳进冬水田，后来谈狗色变。不过，对于我的这些“软肋”，母亲却给了我不少底气，她说：“世上只有酒醉鬼，你哪天见过真鬼？”还教我对付恶狗的办法：“狗来了，你就蹲下身子，狗以为你要捡石头打它，准会吓得跑走！”母亲的经验很管用，我屡试不爽。

单干第一天，我逛到了生产队何文云家附近，他见我空着筐子，故意逗我：“刘老八，叫你二哥编个小兜兜，挂在狗屁股上，狗屎就跑不了，你坐地收租！”我回家跟二哥说，二哥一听大笑：“他出的是馊主意，狗跑起来腿一奔一跳的，尾巴上挂得住兜兜吗？”

我家附近有十多个大湾子，人多狗多，狗屎自然也多。我三两天就循环搜索一次，慢慢摸索出规律后，十天八天也能捡回100多斤，终于实现了每月200斤的目标。

3

冬天捡狗屎最遭罪。那时整个冬天我都穿着单薄，手脚冻得裂口，

外公的葡萄架

□陈仕鑫

院子的东北角，立了一架葡萄，早已失去了形骸，几根腐朽的木头相互交叉斜靠，那些曾有着韧性、攀附在架子上的藤蔓，如今变得干枯，在风中僵硬地抖动。走近葡萄架，手指触摸裂开的树皮，粗粗的如同老人手背上的冻疮，没有一点水分，用手轻轻一捻就变成了粉末，簌簌掉落下来。看着眼前的情景，我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很多年前。

那时夏天的到来，仿佛总是从这一架葡萄开始的。葡萄架的绿，是非常张扬热烈的，像憋着一股劲头，从春天怯生生的嫩芽开始，一直旺盛地生长，最后变成一片看不到尽头的绿色海洋。葡萄叶长得非常肥硕，一片覆盖着另一片，把天空遮得没有一丝缝隙，阳光也只能委屈地从缝隙里挤进来，在地上洒下一片晃动着的圆圆光斑，就像一枚枚金钱。外公坐在这片碧荫底下，一把旧竹椅，吱吱呀呀地唱着。

外公的身影，似乎与葡萄架生长在一起。春天时，他会拿着一把旧剪刀，眯着眼睛，非常耐心地修剪那些看起来已枯死的枝条，嘴里还不停地小声念叨：“有舍，才有得啊。”那双沾满泥土和布满茧子的手，轻抚嫩芽，如同抚摸着婴儿的头顶。夏天的午后，他会提着铁皮壶，慢慢地、细致地给葡萄藤浇水，水流发出潺潺的声音，渗透到泥土里，声音是温柔的，带着一种满足

感。那时的我，只觉得外公做这些事很好玩，看他把一些烂菜叶和鱼肠埋进土里，说这是最好的肥料，就捏着鼻子跑开，而他却笑了，说：“庄稼是不会骗人的，你给它一分好处，它就会回报你十分。”

过些时候，那些葡萄就真的像来还债一样长了出来。刚开始是一串串小米粒般的绿色小珠子，羞涩地躲藏在叶子间。太阳一天比一天猛烈，那些绿色的小珠子颜色渐渐变浅，最后呈现出一片透明的、仿佛在流动的紫色。那是一种沉甸甸的紫，紫得几乎发黑，每一颗葡萄都像包裹着一汪蜜糖，外面还蒙着一层薄薄的白霜，像秋天早晨的冷露凝结成的薄纱。摘下一颗放进嘴里，舌尖轻轻一顶，那层薄皮就破了，一股甘甜的汁液混合着恰到好处的酸味，在嘴里散开，那种清凉的感觉一直蔓延到心底。那时的甜味，是有形状的，是圆形的、饱满的，也是有重量的，重得能压住一整个夏天的蝉鸣和人心的浮躁。如今，那些甜味早已消散在过去的风中，只留下满口的苦涩。

外公是在秋天走的。那个秋天，葡萄早已摘完，叶子也开始泛黄、飘落。自从外公卧病在床，再也不能到葡萄架下去，那些藤蔓就像一夜之间被抽走了灵魂，黄得更快，叶子落得也更急促。外公出殡那天，最后几片还顽强挂在藤上的叶子，也在一夜的冷雨之



长满冻疮。有一天，我搜到长江边，江对面就是江津的中坝岛，这儿离家已有七八里远。突然，一阵寒风刮过，还下起了雨，小路很快变成稀泥汤。我穿了一件破棉袄，寒风直往背灌，冻得瑟瑟发抖，一溜一滑往家跑，脚踢到了一块石头，痛得瘫坐在地。回到家脱鞋时，发现脚上的冻疮碰掉了皮，疼得我直叫唤，脚放进热水盆好几分钟才慢慢有了知觉。那晚，母亲在厨房守着烘烤我的烂棉袄，不然第二天我就没衣服穿了。

一个冬日的下午，外面风雨交加，我们一家人正围着火笼烤火。门突然被推开，一个人裹着寒风进了屋——原来是幺舅打到一只野兔，给久没吃肉的我们拿了过来。母亲又喜又愁，喜的是有肉吃了，愁的是没米下锅留幺舅吃消夜。突然，她眼睛一亮：“家里还有几十斤狗屎，可以换米回来。”见有肉吃，我和五哥自告奋勇，戴上斗笠挑起狗屎筐，冒着风雨去镇上换米。

当我们把6斤多的大米口袋，像呵护婴儿一样颤巍巍抱回家时，全家人都围了上来，争先恐后抓起大米端详，昏黄的煤油灯下，米粒闪着诱人的银色光芒。屋外风雨打竹“哗哗”响，屋里哥哥姐姐们生火熬稀饭、拉风箱炒兔子，一股股热气往窗眼上冒，欢声笑语飘出茅草屋，暖意弥漫了整个屋子。

那晚，幺舅摆着三皇五帝的龙门阵，一家人喝着黏糊糊的稀饭，吃着香喷喷的兔肉，都说：“幺舅来了，连稀饭都更香了！”

我的捡狗屎生涯一直持续到11岁，随着父亲工作调动，我转学到他教书的学校后，才宣告结束。

三年狗屎娃的经历，让我在苦难中成长，在磨砺中坚强，教会了我在坚强中与命运抗争，懂得在面对逆境时始终怀抱追求美好的信念。这份财富让我受益终生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永川区作协会员）

那一刻悲伤袭来

□二月蓝

一具白骨
斜靠着
另一具白骨
四腿交织

正看展览的他
突然转过头来

我们怎么办

愣了一秒后
我说

抱着

他一把将我
揽入怀中
我们手携手
再没有分开
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）

等一场雪

□高峰

风翻过纸页
留白处落了半瓣梅香

字是冷的
墨色却润着炉边的暖
一行仄仄，一行平平

不必读完
余下的韵脚
正栖在窗棂
等一场雪，轻轻叩响

（作者系重庆市诗词学会会员）

书讯

《陈君葡萄画集》面世

近日，荟萃了著名画家陈君三年来深入生活、潜心创作的近90幅葡萄主题佳作《陈君葡萄画集》出版。

画家以中西合璧的独特笔法，将田园间硕果飘香的丰收盛景鲜活呈现在读者眼前。陈君是重庆颇具影响力的实力派艺术家，师承著名花鸟画家方凤富先生，兼擅油画与国画。他深谙“生活是艺术之源”的真谛，常年扎根田园，将枝蔓间晶莹饱满的葡萄化为笔下灵韵。创作中，他巧妙融合西画的色彩层次与透视技法，兼取国画的写意意境与笔墨韵味，让笔下葡萄兼具写实的鲜活与写意的雅致。艺术评论家史峰为这本风格鲜明的画集作序《笔惊体貌 心夺精神》，深度解读其作品的艺术内涵。（一生）



后，全部掉落干净，光秃秃的藤条，在灰蒙蒙的天空下，瘦瘦地、棱角分明地指向天空，像一个个说不出话的、充满绝望的问号。

家里人说，这只是巧合，是那一年的雨水不好，但我却不相信这种说法。这架葡萄曾繁荣得那样没有道理，衰败得又如此决绝彻底，哪像一株没有知觉的草木，它分明是把自己的生命，和那个照料它、懂得它、跟它说了半辈子话的老人，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。它用自己一身茂盛的绿色，回报老人的辛勤付出；又用自己一身的枯萎，追随老人的离开。

这也许并非全是让人感到哀伤的事情，我蹲下身，又看了看已枯死的葡萄根。世间万物都是有灵性的，这种灵性，是一种朴素的、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回应和相互成就。这架葡萄为外公活过、绚烂过，结出过甜蜜的果实；也为外公枯萎了，沉寂了。这是一种不需要言语表达的忠诚，一种超越了言语所能表达的情感牵绊。

夕阳的余光，呈现出一种残旧的琥珀色，映照在枯朽的葡萄架上，竟产生了几分凄凉而又温暖的感觉。我仿佛看见，在那温暖柔和的光影里，外公仍坐在竹椅上，微微佝偻着背，身旁靠着一把锄头。而那架葡萄藤，就在他的身后，正生长得绿意盎然，绿得那么浓郁，那么深沉。

（作者系安徽省散文学会会员）